

如何以“我穿成了反派的情人，并且得罪了女主”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《反派大佬惹人怜，可可爱爱小甜甜》

【已完结】

我穿成了反派的情人，并且得罪了女主。

但尼玛我是系统啊！还能不能行了！

我堂堂一个系统，竟然因为系统故障，困在了自己掌控的世界。

我坑我自己？好家伙！真是好家伙！

主要是穿都穿了，还不穿个好阵营，偏偏穿到了反派的手底下。

阵营不好也就算了，也没拿个好身份，那么多角色，偏偏穿成了个没啥地位的小情人。

没地位也罢了，关键我还得罪了女主，害她死全家的那种。

出题人死在了做题上，真是滑了天下之大稽了！

我正蹲在房间的小角落默默种蘑菇，愁得快把头发都揪秃了的时候，大反派回来了，他一把将我勾进怀里，吧唧一个吻就落在了我的脸颊上：「成了！」

对，我就是这么得罪女主的，假意接近，虚与委蛇，将她禁军统领的爹收在书房里的布防图偷了出来，然后大反派率领军马铁蹄，踏过三千禁军的尸体在皇宫长驱而入，脚下踩过的第一个人，就是女主爹。

第二个，是她大哥……

第三个，是她二哥……

第四个，这就和她没啥关系了，莫碰瓷。

但女主娘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便自刎而死，于是我就成了害她家破人亡的罪魁祸首，她现在没弄死我的唯一原因，就是她被大反派关进了牢里。

我抬眸看向大反派，他神采飞扬，笑容嚣张，脸颊那两朵极具反差萌的小梨涡，更是从若隐若现到逐渐猖狂。

笑吧笑吧，有你哭的时候。

因为这是我升级为系统后自主设计的第一个世界，所以将男主完全是按照我喜欢的模样塑造的，眉目如剑，寒若星潭，清冷不可方物。

又因为这个世界是乱世枭雄的主题，于是此君谋朝篡位、弑父弑主、杀人盈野、无恶不作，浑身上下只有一个优点，那就是长得好看长得好看长得好看。

再具体点，就是资容绝世，貌胜潘安，看见他的脸，就自动忽略他满身血污杀孽的那种好看。

不过异世界三大定律之首：男主会爱女主，反派会爱女主，人人都爱女主，而我眼前这位集男主和反派于一身的大成者，自然更是逃不过真香打脸。

简而言之就是，这位心狠手辣、喜怒无常、勇冠三军、力压群雄、最终成为天下之主的反派大佬沈敬天，啊不对，他已经给自己改名叫沈净天了。

他虽是皇家血脉，却自幼长于民间，前半生颠沛流离、低贱至极，后半生权倾天下、十恶不赦，却最终体验遍了怨憎会、爱别离、求不得之苦，在女主和他成婚的当晚自杀后，自觉罪孽深重，出家为僧了。

这么邪恶的 be 大虐文，就是出自我手没错，快叉会儿腰！

一般来说，剧情都是由女主推动的，而女主的任务是由我下达的，然而现在女主没被穿，我却成了反派大佬的情人，还把女主得罪的死的。

而且我现在还必须得撮合他俩，我……我太难了。

估计我的愁绪溢于言表，面色更是难看的像苦瓜，沈净天飞扬的笑脸突然就沉了下去，变脸速度堪比翻书，肃声问道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愣了一下，急忙掩饰：「没有。」

他却并不好糊弄，一把捏住我的脸颊迫我与他对视，沉道：「谁欺负你了？告诉我，我去砍了他的脑袋给你当球踢！」

太凶残太凶残太凶残了！

我赶紧安抚他：「真的没有，我只是……想见一见陈纤儿。」

他思考一瞬，道：「你是因为担心她，才不开心？」

算是吧，我点了点头。

他又问：「那你见到她就会开心？」

当然，我继续点头。

他却扭过脸去：「我不让你见她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你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！

他傲娇地哼了一声。

我追着问他：「为什么为什么？」

他撇着了撇嘴：「你见到她比见到我都高兴，我不乐意你见她。」

堂堂大男人，这醋坛子翻得还挺花样百出！

我笑着扯扯他的衣袖：「谁说我见到她比见到你高兴，明明是见到你天下第一高兴，她嘛……勉强能排个倒数第一。」

我真没撒谎，我现在最不想见到的就是她，只是却不得不去见她。

他瞥我一眼：「此话当真？」

我点一点头：「当然。」

他这才开心起来，一把将我抱起来转了几圈，闹得像个孩子：「我才不要做什么天下第一，我只要在你心里的第一，要让你做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！」

这话可有点言之尚早，等你跟女主宿命相见之后再说不迟。

当然，是对她说。

我进到牢里见到陈纤儿的时候，她被绑在刑架上，浑身血污，奄奄一息，而沈净天却一脸波澜不惊，无动于衷。

我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才抑制住口吐芬芳的冲动：「……你打她了？」

「一介女流，我才不屑与她动手。」他满脸倨傲：「我把她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时候，她就是这副死样。」

啊这……

宿命相见在死人堆里？这也太不浪漫了。

不过也勉强算得上英雄救美，剧情走向也还凑合，不过：「你绑着她做什么？」

「她一心求死，不绑着可就撞死了。」他嗤了一声：「要不是看在你的份儿上，我才懒得管她。」

拉倒吧，这是你未来媳妇儿，你不管谁管？

但是当务之急，是打消她的死志，这时候，系统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，作为造物主，本系统对他们的人物小传可以说是烂熟于心，信手拈来。

于是我轻咳一声，开口对陈纤儿道：「你现在想死，无非是因为你爹娘都死了，但如果你爹娘不是你爹娘，而是你的杀父仇人呢？」

陈纤儿不为所动。

我加大砝码，拍拍沈净天的健硕的胸膛：「介绍一下，这位，就是为你报了杀父之仇的恩人！」

陈纤儿神色一动，终于抬眼看向我：「滚！」

这么暴躁真的不好，不过我可以理解。

然而虽然我不介意，沈净天却毛了，剑眉狠狠一拧，上去挥拳就是在她耳边捏着指节咔咔一顿响：「道歉！」

陈纤儿连眼皮都没抬。

沈净天怒发冲冠，嘭的一声捶在了陈纤儿耳边的刑柱上，咬牙切齿地逼迫：「老子让你道歉！」

陈纤儿轻蔑冷哼：「两个奸佞小人、乱臣贼子，有种就杀了我！」

沈净天一噎，气得够呛，横眉怒目地看向我：「她骂你！她竟然敢骂你！我刀呢？」

我一针见血：「她也骂你了。」

「天下谁人不骂我，但是骂你不可以。」他气愤地四处看，暴躁地直转圈，抄起一柄刑刀就要动手。

我赶紧拦住：「息怒，息怒，她就是想把你激怒，一死踏上黄泉路，不生气啊不生气，别人生气你不气，你若气死谁如意。」

「不行！」他想推开我，又怕伤了我，手下不敢使力气，但火已经冒了三丈高：「我要杀了她！我一定要杀了她！你就说，我能不能杀了她？！」

「恐怕不能。」

「若我一定要呢！」

「那你动手吧。」我后退一步，静静地看着他，我给你的人设就是绝不伤害老弱妇孺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不能反了天。

果然，他手举的很高，但最终也并没有落下，气得恨恨咬牙：
「我不杀女人！」

这就对了，我赶紧给他台阶：「不至于不至于，她罪不至此。」

「可是她骂你！」他瞪圆了眼，满脸的愤愤不平，直接把刀递给我：「你来杀。」

这让我很为难：「你看我新买的衣服，你忍心让它溅上血吗？」

「新买的？」他愣了一下，恍然大悟：「我说怎么没见你穿过。」

嚯！我那么多衣服你都记得，看的够仔细的！

他将我打量一番，满意地点点头：「比上次那件好看，上次的样式不行，不衬你，别让我再见到做衣服的那裁缝，否则我把他的手剁了下酒。」

我又开始劝他：「你看你，怎么老要打打杀杀的，这样不好。」

他立刻将刀收到身后：「没有啊？谁要杀人了，站出来！」

他装模作样地打量四周一眼：「你看，没人吧。」

老闻到秀恩爱酸臭味的陈纤儿终于忍不住抬头：……你们滚，滚远点！

我给陈纤儿科普：你是别国公主，养父如狼似虎，征战你朝疆土，亲父拼命截堵，奈何于事无补，临终托孤遗嘱，养父不忍卒睹，将你纳入族谱，自此远离故土。

「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」我又拍了拍沈净天的肩膀：「所以他也算为你报了杀父之仇，你不止不应该恨他，你还应该爱他。」

陈纤儿一直静静听着，闻言将目光转向沈净天。

而沈净天也正漫不经心地垂眸看向她，两人目光交汇，眸色脉脉，对视半晌，却齐齐冷哼一声，各自别过眼去，神色中充满了嫌弃。

我去！你们俩这是什么表情？喜欢呢？欣赏呢？爱慕呢？眼里chua chua 放电呢？

我尝试力挽狂澜打圆场：「反正就算现在做不成爱人，也至少不是仇人，先认识一下，以后慢慢培养感情。」

「我为什么要跟她培养感情！」沈净天断然拒绝：「我杀人是为了开疆扩土打天下，可不是为了她，少自作多情了。」

我赶紧暗地里扯他衣角，瞎说啥大实话！还想不想要媳妇了！

然而陈纤儿也怼我：「谁知你说的真假！」

行行行！你俩厉害！

初见遇险你们在死人堆！

恩情共勉你们往外推！

钟情一眼你们感情吹！

最后让我碰一鼻子灰！

我累了！烦了！毁灭吧！

我没办法，只能说你先好好消化，证据随后送到，就拉着沈净天走了。

快出牢门的时候，就听见一阵挣动铁链的砰砰声，接着就传来连串的诅咒谩骂：「沈净天，你这个小儒、竖子、你不得好死！若不是爷爷被废了手脚，看不捅你十七八个窟窿！不知好歹的杂种羔子，卑贱下奴……啊！」

那人骂的正欢，腰腹突然就被狠狠踹了一脚，只听咔嚓一声，他便哑了声息，只有出没有进的气了。

沈净天冷冷地望着他疼得扭曲的脸，面色冰寒，目色如刀，语气却是极轻的：「不准在我的小女孩儿面前说脏话！」

我闻言向隔了不远的陈纤儿那看了一眼，离这么近，确实有被带坏的可能性。

却见沈净天朝我抬了抬臂肘，笑色盎然：「走吧，小女孩儿。」

突然被 cue 的我表示受宠若惊：居然觉得很有安全感是怎么回事。

出了天牢，沈净天看了看街上熙熙攘攘摊市，转头瞧着我笑：「中午吃什么？听说醉仙楼请了新的厨子，要不要去尝尝？还有风雅楼也出了新菜式，也可以去瞧瞧……」

我无语子：「……」

见我迟疑，他大手一挥：「不用纠结，我叫人都买来试试！哦，还有青居阁的点心好像也很有名……」

我真是恨铁不成绕指柔：「吃吃吃，就知道吃，媳妇儿都快没了，还惦记着吃！」

不解风情不解风情真是不解风情！

他神色一滞，立刻紧张起来：「你要去哪里？」

「我……」我被他问的一愣一愣的，深吸一口气：「我不去哪儿，我能去哪儿？」

他握着我的手紧了紧：「那你刚才说媳妇儿没了？」

「……我不是说我。」

「可我就你一个媳妇儿，」他突然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：「哦~你是说别人的媳妇儿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」

我：治不了！没救了！等死吧！

陈纤儿看过各式各样的证据之后，终于接受了是她养父杀死了亲父的事实，霎时备受打击，精神萎靡。

我一瞅，这正是个拉近男女主的好机会，于是立刻安排了相亲局，啊呸，酒局。

当然，他俩都不知道对方会来。

但是在我好不容易把陈纤儿给拽到月牙小亭之后，却有下人来报，城外发生暴乱，组织严密，攻势迅猛，沈净天得亲自带人去镇压，不能来了。

这可给我郁闷够呛，是媳妇儿重要还是平乱重要？当然是平乱重要。

淦！

我和陈纤儿对坐桌前，相顾无言，她一杯接一杯地喝酒，我一口接一口地吃菜，我都吃饱了，她还在喝酒。

后来她觉得自己喝酒有点寂寞，我觉得只顾吃菜有点惭愧，于是在她酒意兴浓地往我面前放了酒杯、倒了酒水之后，我默默举杯与她对饮起来。

几杯下肚，她依旧千杯不醉，我却昏昏欲睡，摇摇欲坠。

于是沈净天过来的时候，正看见我半闭着眼，晃晃悠悠地一头栽向石桌，他不及思索，跃身而近，长臂探来，在我直直撞到桌角的前一瞬，一把托住了我昏沉沉的脑袋。

而我人事不知，醉眼朦胧地望向他，粲然露出小白牙：「诶？你肥来啦？」

他低低应了一声，不大满意地问皱起了眉：「怎么喝这么多酒？」

我狡黠地眯了眯眼：「喝……喝完酒……好办事……」

他轻摸了摸我的小脑袋瓜：「办什么事？」

我坏笑着拍了拍陈纤儿，又拍了拍他，做了一个么么哒的手势：「你懂的。」

陈纤儿不忍直视：「你赶快把这个醉鬼带走！」

沈净天怒了：「不准叫她醉鬼！」

陈纤儿呛声：「那叫什么？」

沈净天理直气壮：「当然是醉可爱！」

陈纤儿：「……」妈的，又被喂一嘴狗粮！

「什、什么可爱？」醉醺醺的我瞬间支棱了起来，对着沈净天嘱咐：「这样就对了！女孩子都喜欢甜言蜜语，嘴甜点才好办事。」

沈净天眼中登时窜起小小火苗，咬牙切齿：「信不信我先把你办了！」

「办！必须办！」我强烈支持完，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：「办谁？」

「办你！」

「那不行！」

「为什么不行？」

「因为……你和她……才是一对儿。」我歪歪扭扭要倒，他面色不虞地将我拉进怀里靠着，听着我的口齿不清的嘟囔：「宿命，你知道什么是宿命吗？」

他嗤之以鼻，神色倨傲：「我沈净天若是信命，就不会走到今天。」

说完不待我再言，便一把将我横抱起来往回走。

我醉生梦死地窝在他怀里，还不忘拍拍他的胸膛嘱咐：「记得办事儿哦。」

他无奈地叹了口气，一副拿我没办法的样子：「收声。」

「哦。」

静默半晌。

我又迷迷糊糊地问：「不收声你会怎么样？」

他紧了紧手臂：「看见旁边的湖了吗？把你丢进去喂鱼。」

「……真的吗？」

「假的。」

「哦。」

又行了一段路。

我舔舔嘴唇：「有点想吃松鼠桂鱼了。」

他毫不犹豫：「明天把湖里的鱼抓了给你做。」

我得寸进尺：「我记得你以前行军征战，很会烤鱼。」

「明天抓两条。」

「好～」

鱼：？？？

所以，今晚到底要不要办事儿呢？

进了卧房，他将我轻放在床上，刚要起身，我便想拉住他，但我醉得太厉害，看人都是虚影，手下也没什么准头，抓了好几下都落了空，还是他好脾气地主动把手伸过来，我才如了愿。

他自然而然地回握住我的手，眉眼间俱是和煦温柔：「怎么了，小醉鬼？」

我不大乐意地撇撇嘴：「我不是小醉鬼，我是小仙女。」

他忍不住扬唇，眸中暖意更甚：「好，小仙女，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？」

我示意他靠近点，待他微微低身时，突然伸手勾住他的脖子把他拉了下来，他虽反应极快地将手撑在了我的两侧，但还是措手不及地被我拽到了眼前。

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能感觉到他骤然加快的鼻息，与我混着酒香的呼吸胶着在一起，在周围渐渐升高的温度里融和成了密不可分的一团。

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喉结微微动了动，似乎在极力控制着气息，但一张俊脸却不受控制地红了起来。

我嘿嘿一笑，将他拉得更近，交颈而卧，另一只手轻轻捂住他的耳朵，小声道：「说好了要办事儿，你可别忘了！」

我的唇瓣贴在他的耳边，暖热的气息拂拂吹进耳廓，像是燃了火，瞬间冲撞到他的四肢百骸，连血液都激荡不已，耳尖也霎

时红的透亮。

我好奇地伸出指尖轻拨了拨他的耳朵：「怎么耳朵也红了，不许红！」

他压抑地闷哼一声，几乎是立刻慌乱地挣动起来，我自然不肯放他走，两只手急忙揽住了他的脖子，死死搂着不肯撒开。

「松手。」

「不松！」

「松开！」

「我不！」

他开始掰我的胳膊。

「就不松！」我紧紧扒住他，开始闹酒耍赖：「不办事我就不松！」

他被我折腾得有些恼，双手握住我的肩膀用力把我从他身上推开，狠狠地压制在床上，两眼冒火地盯着我，胸膛不住地起伏。

我动弹不得，扁了扁嘴，委屈巴巴地看着他：「你欺负我……」

他紧紧抿着唇，眸中情绪翻涌几番，终是缓了神色：「我怎么欺负你了？」

「你不办事就是欺负我，你不让我回家。」我越想越委屈，眼泪吧哒吧哒地掉，我只是想回家，回家好难，我以后再也不给别人绑定系统了呜呜呜。

「你别哭啊。」他拧紧了眉头，目光怜惜地给我擦着眼泪：
「你一哭我这心就跟放在火上烤一样。」

我抽抽噎噎的：「那……那你答应我我就不哭了。」

他无奈叹息一声：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办办办，满意了吗？」

我这才止住了眼泪，也哭得累了，酒意也涌上了头，只迷迷糊糊地确认：「办谁？」

他理所当然道：「办你。」

我委屈：「……不是我。」

他把我的发丝拨到耳后：「快睡吧，小醉鬼。」

我嘟嘟囔囔地反驳：「我不是小醉鬼。」

他从善如流：「睡吧，小仙女。」

「我也不是小仙女。」

「那你是什么？」

「我是小可爱。」

他笑了一声：「睡吧，小可爱。」

「好～」我乖乖巧巧地冲他一笑，心满意足地入梦。

早上醒来，喉咙干涩，头痛欲裂，浑身酸软，宿醉的后遗症在一瞬间全部袭上四肢百骸

我昏沉沉地捂着脑门起身，正腹诽着到底是什么酒后劲儿这么大，小桃已经端上来一杯温热的蜂蜜水。

我接过来一边大口喝着，一边听她说道：「将军对夫人可谓尽心，怕夫人醒来会有不适，一早就叫人备下解酒解乏的蜂蜜玫瑰茶，连早膳也全是些清淡的。」

「不适？我为什么会觉得不适？」我立刻惊醒，赶紧瞧了瞧身上，看见衣服已经尽数被换过，我就更加不淡定了。

小桃道：「夫人昨夜醉的厉害，把醒酒汤全泼在了自己和将军身上，一口没喝，想也知道醒来定会难受。」

啊这……脏了衣服可不就得换，换衣服之前可不就得脱，孤男寡女，神志不清，干柴烈火，脱了衣服可不就自然而然地会酱酱酿酿……

我脑子里立刻浮现了生动形象的湿身 play 画面，心里瞬间瓦凉瓦凉的。

「所以……」我颤颤巍巍地开口：「将军就在这儿歇下了？」

小桃却摇头道：「并没有。」

我霎时眼前一亮：「那将军是歇在了陈纤儿那里？」

「也没有。」

我大失所望：「美景良宵，佳人醉酒，英雄在侧，多好的机会，这都把握不住，他还是不是个男人？」

小桃却振振有词：「将军说了，真男人从不趁人之危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我突然反应过来：「这么说，他本来有机会趁人之危？」

小桃点点头：「夫人一直搂着将军不让走，一直说要办事儿，将军最后好不容易才挣脱的。」

我：……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

我一口干了那杯蜂蜜水：「将军呢？」

小桃有些忧虑：「听说城外的军队攻势渐猛，不太平，将军带着人去巡城了。」

我点一点头，不见也罢，省的尴尬。

过几天就是陈纤儿的生日，但这几天她都不咋高兴，我寻思着得给她买个礼物让她高兴高兴。

上了街，本想先直奔城中最大的明宝阁，再去花样最多的彩衣楼，却在路过街摊时，被一支发钗吸引了目光，拿起来一看，果然是清光贵翠多宝灯笼步摇。

这步摇在现实世界是国宝级文物，我在网上看见照片的第一眼就喜欢的不得了，可惜早年一直流落在国外，后来在即将被拍卖时毁于一场大火。

我看到新闻后极为痛惜，便依样写了程序放在了这个世界里，作为男女主的定情信物。

如今一见到头可让我太高兴了，定情信物都出现了，定情还会远吗？

不过在他们定情之前，我小小地试戴一下，应该也没什么关系。

我一手举着小圆镜，一边持着发钗往头上戴，可试了几次角度都不对，正有些泄气不耐之际，就从旁探来一只指若修竹的手轻轻握住了镜子柄。

我抬头看过去，正对上一张温柔宠溺的笑脸，暖金的阳光跳跃在他的眼角眉梢，映进眸中皆是春色笑影，越发显得他丰神高澈，在这一瞬间，我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心跳「咚」地一下乱了节奏。

见我呆愣愣地瞧着他，沈净天眼中笑意更深：「我帮你照着可好？」

啊这……不好吧，毕竟是你跟陈纤儿的定情之物，我戴上算怎么回事儿……

摊主是惯会看人眼色的，知我确实喜爱，又见我神色犹豫，连忙劝道：「这步摇天下仅此一支，还极适合姑娘，若不试戴瞧瞧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，怕是要后悔一辈子。」

他这么一说，我立刻紧张起来，可不就真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么。

那……让他俩换个定情信物好了！

思及至此，我也不再扭捏，正要戴上，却见沈净天后边还站了一排士兵，此时正全都带着好奇和揶揄的笑容瞧过来。

我颇有些不好意思，看了看穿着一身威武铠甲军装，却认真举着一个小圆镜镜的沈净天，急忙把他的胳膊往下压了压，小声道：「快放下，你的属下都笑话你呢。」

沈净天也是这才反应过来，面上一红，却并未收手，而是转头对那帮子越笑越肆意的士兵吼道：「笑什么笑！男子汉大丈夫，给夫人拿个镜子怎么了！」

马上就有机灵的打趣道：「将军说的对，我们都想给夫人拿镜子，可就是缺个夫人！」

「没错，我们都羡慕得紧！」

他们这话立即就又引来一阵起哄大笑，沈净天极少被人如此拿住话柄过，威胁的扬了扬手中长鞭：「今天算你们这帮兔崽子

有福气，见到了我夫人，还不快叫人！」

话音未落，只见刚才还颇为不正经的众士兵立刻挺直腰板站好，扬着下巴齐齐震天响地喊了一句：「嫂子好！」

我羞愤地直跺脚，咬牙道：「沈净天！」

他却很受用的样子，抬手捏了捏我气鼓鼓的侧脸，笑道：「反正早晚也是要见的。」

我：「……」

沈净天见快把我逗急了，这才敛了坏笑，冲我手上的发钗扬了扬下巴：「快试试看。」

我既是骑虎难下，又是真心喜欢，闻言只好叹了口气，硬着头皮照着镜子，一手扶着发髻，一手将这支绝世的清光贵翠多宝灯笼步摇插进了发间，果然流光溢彩，蓬荜生辉。

我心里霎时有了一种追星成功的激动感，沈净天也颇为满意，目光晶亮地瞧我半晌，对摊主道：「多少银子？连同这把镜子，一起算。」

摊主立刻笑开了花：「不贵，只三千两银子而已，镜子权当小的的心意，赠您把玩。」

沈净天还没说话，我先炸毛了：「三千两！你怎么不去抢？！」

摊主赶紧赔笑：「不瞒您说，这是小的的传家之宝，若不是真到了走投无路之际，三万两都舍不得拿出来卖。」

「胡扯！」我毫不留情的揭穿他，「这是前朝苏贵妃的遗物，陪葬品，不知你打哪儿扒出来的呢！」

摊主见遇到了真懂行的，急忙压低声音道：「姑娘既是真人，我也就不说假话，掘人坟墓这种事，是要遭天谴折寿的，小的要三千两，实在也不算多。」

坏事儿没少干，理由倒不少，我惊呆了，正想跟他掰扯掰扯，就见沈净天已经拿了腰牌给他：「出门没带那么多银票，你拿着这个腰牌去辽远将军府，账房会给你五千两。」

「哎呦，原来是沈大将军！」摊主立刻收了腰牌作揖：「怪小的眼拙，有眼不识泰山。」

我急着拦住沈净天：「他本来就在坑人，你怎么还多给！」

他却毫不在意地样子：「穷苦人家，不是真到了绝路，不会干这种损德行的事，如今兵荒马乱的世道，也需要多些银子傍身，况且，」他目色缱绻地望着我，轻理了理我鬓边碎发，「只要你喜欢，多少都算不得贵。」

我：……忽然觉得自己变得粉粉的是怎么回事。

正说着话，不远处突然出现了骚乱，而且一路骚乱到了面前，我远远望过去，只见一个浑身浴血的人东奔西撞地跑了过来。

沈净天一把将我回护到身后，眸光冷厉地看着那血人跌撞着临近，直至几步之外，他似乎认出了对方，神色骤然一变，立即动身迎了上去：「龚举仁，怎么回事？」

那叫龚举仁的男子本就身受重伤，听到沈净天的声音心神一松懈，再也坚持不住，噗通一声倒了下去，待沈净天低身查看时，只见他啜喏着唇，极为艰难地想要说话。

沈净天将他半扶起来，紧声问道：「是谁伤的你？」

龚举仁猛咳几声，口中涌出大股大股的血来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急促道：「齐治桓！齐治桓！」

别的小说：

「是谁杀了你？！」

「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」

未说完，卒。

我的小说：

「是谁要杀你？」

「齐治桓！齐治桓！就是那个鳖孙！弄死他！弄死他！」

【没有捧一踩一的意思，只做玩儿梗】

——3000 赞的更新——

沈净天一听这个名字，面色瞬间就肃凛起来，沉声问道：「他往哪个方向去了？」

龚举仁气息渐微，只来得及抬了抬手便昏迷了过去。

沈净天立即遣了人送他去医治，垂眸略略思忖半晌，我俩同时看向对方，同时想到了一处：

「陈纤儿！」

「将军府！」

齐治桓曾是陈侯府的家奴，凭借非凡天资在陈家军大显身手，一路晋升极快，半年前被先帝封为平西远抚使，派去镇守西疆，之后四皇子谋反，京都失守，内乱爆发，他赶回来的时候已经晚了。

如今天下大势已定，四皇子登基势在必行，但近几日自城外发起的攻城之战却愈加迅猛，想来皆是由他而起。

但我知道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陈纤儿，因为陈纤儿曾在他幼年时期于性命垂危之际相救，他一直感怀在心。

沈净天迅疾地驾马，我窝在他怀里一路狂奔回了将军府，入了内宅，快到陈纤儿的院子时，他却伸手将我拦下，肃言道：

「我带人进去，你藏好了，免得他以你为质，束缚我的手脚。」

我点一点头，待他一进门，便进了旁边的假山里，找了一处既隐蔽又可观察外面情势的地方藏了起来。

别的小说：

男主：“你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我去救人。”

战五渣女主：“不！我要和你共进退！”

不久，女主成为人质，男主被迫投降。

我的小说：

男主：“你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我去救人。”

一转头：“……人呢？”

隐蔽的小角落传来女主兴高采烈的声音：“你看我主动不？厉害不？藏的隐蔽不？”

竖着耳朵等了片刻，里面响起了阵阵打斗之声，我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，半晌，几个卫兵大叫着跑了出来：「将军受伤了，快叫大夫！」

我急急跑了出去，只见沈净天被人扶着，一手捂着左腹，虽是紧紧压按，血还是源源不断地从指缝汩汩涌出，甚是骇人。

我直接震惊在当场，沈净天在设定里武力值第一，是攻无不克的天将，是所向披靡的战神，是永不曾败的传说，他怎么可能受伤？

难道我的系统不是出了故障，而是坏掉了？

那麻烦可就大了！

沈净天见我一脸惊悚的表情，以为我是被吓到了，笑笑安抚道：「别担心，只是旧伤裂开罢了，他伤得更重。」他顿了顿，见我的表情没有丝毫的缓和，眸色一晦，又道：「我去的及时，陈纤儿也没事。」

我心不在焉地点一点头，帮着将他安顿在卧房，大夫也急匆匆地来了，把他浸透了血的前襟一揭开，便露出了正往外冒血的可怖伤口。

那满目的红映进我的眼中，像一道道刺目的闪电，让我一时竟有恍遭雷击之感，不自觉地就退了一步，我亲眼瞧见，他身前除了新伤，还有着十余处纵横交错的旧疤，而这其中的每一处，我都清楚地知道是如何得来。

当初我一时贪玩选了这个世界的主题，又因为想拿高分升级系统，便设计了男主复杂的背景与凄惨的身世。

却不曾想，当纸片人活生生的站在眼前时，那遍布一身的伤痕，那曾经受过的苦痛与屈辱，那每一次在死神阴影里的不屈和挣命，竟显得尤为残忍。

因是旧伤崩裂，大夫处理伤口时，需将创面的肉一一刮掉，再做缝合上药，做这些时，沈净天的眉头狠狠地拧着，额角的冷汗像断了线地珠子一样下落，他却咬着牙一声都没吭。

我愣愣地看着他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，心头莫名浮现几丝异样的情绪，宛如一个突然被赋予了人性的木偶般手足无措。

终于一切妥当，沈净天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，我慢慢上前站在了他的床头，又被他拉了手坐下，脉脉相视间，他笑着轻轻捏了捏我的脸颊，状似轻松地动了的：「你看，一点都不疼，你别难过。」

「我不难过。」我摇了摇头，我怎么会难过，我可是系统，无情无爱，无感无识的系统，我不会难过。

可我却还是忍不住问道：「真的不疼吗？」

他毫不在意地点头：「这种小伤，我早就习惯了。」

习惯了……痛苦怎么会习惯？

并不是不疼，只是不得不忍罢了。

我低下头，喃喃道：「这些伤痕……都是我给你的。」

他却耳力极好，立刻道：「别乱说，这怎么会是你的错，是我小时候的命不好。」

我更加自愧，可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命，是我给的。

他见我低落不语，将我的手握进掌心，缓缓摩挲，柔情眷眷地凝视着我：「可遇见了你，我就知道老天爷还是眷顾我的。」

不，遇见我，真的是你倒霉。

系统开始有点动凡心了哈~~

看我下一更给乃们甜掉牙~~

自古深情留不住，唯有套路得人心，沈净天受伤的事情给了我一个灵感，所有的言情小说里，都是男主受伤必是女主照顾，女主照顾必是感情催化利器，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。

于是我去找了陈纤儿，对她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站在道德的最高地一顿输出，就想让她看在沈净天为了保护她才受伤的份儿上，亲自去照顾。

然而她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，并且一针见血地拆了我的道德高地，让我摔了个嘴啃泥：「他究竟是为了保护我，还是了囚禁我，你比我更清楚，若不是他的『保护』，我现在早就自由了，你就不怕让我照顾，我把他照顾死吗？」

啊这……

我就没有见过这么难撮合的男女主。

我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沈净天的主院，一进去就看卧房门窗紧闭，而本该在屋里服侍的两个侍女都在外面站着。

「怎么回事？」我走过去问道。

「夫人。」她们齐齐向我行礼，面色为难，「老爷正在沐浴，不准我们在里面伺候。」

我轻咳了一声，掩饰住差点没忍住的笑声，每次听见有人称呼才二十二岁的沈净天为老爷，我都觉得很滑稽。

「这里有我，你们都下去……」我话还没说完，便听见屋里传来「哐当」一声巨响。

我一惊，急急推门进去，脚刚踏进屋里，就听一声愠恼的厉喝传来：「滚出去！」接着便有一块方巾迎面狠狠地扑在了我的脸上。

我把方巾拿下来，就见沈净天裸着上身，身影倔强地背对着我，周围是满地的水，想是刚才没站稳打翻了水盆，我这才放下心来，揶揄道：「我滚出去了，谁来给你擦干这满身的水呀。」

他闻声回头，见到我先是一喜，随即又想到了什么，「哼」了一声便转过头去，一副暗自生气的不得了的样子。

我哑然失笑，走过去拿了一块儿干的方巾，一边给他擦身上的水，一边问道：「怎么弄的得浑身都是？」

他乖乖地任我动作，有些无措地站在那里，小声说：「不小心扯到了伤口。」

我盯了他一眼：「知道自己有伤还不注意些，若是感染了有你受的。」

他没说话，垂眸头静静凝视我半晌，低低道：「你去哪儿了？」

我听他声音有些不太对地沙哑，便抬眼看他，他亦望着我，眉头紧紧皱着，睫毛上还沾着水，无辜又纯良，声音里还隐忍着几分委屈：「我醒来都不见你，心很慌。」

我见他这副可怜样，一下什么脾气都没有了，只慢慢将他扶到床边坐下，又叫人拿来一条新的裤子为他换上，他却死活不让别人碰，非要自己动手。

我俩争执几番，我觉得他这人太封建：「你是病人，受着伤不方便，别人为你换衣服、擦身子再正常不过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」

他被我堵得无言辩驳，却反应极快，立刻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那你来帮我。」

「我……」我是真不好意思，

他见我迟疑，立刻像抓住了我的小辫子：「我是病人，受着伤不方便，你帮我换换衣服、擦擦身子再正常不过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」

好啊！竟然还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，我真是挖个坑给自己跳！

他用带着胜利的目光悠悠地看我，目中精光闪烁：「除非……你对我有什么别的想法。」

「才不是呢！」我下意识反驳：「换就换！擦就擦！」

谁知道他嘴上逞能，实际却怂，我拿了裤子一走近，他已经红了耳朵尖，两手紧紧抓着裤腰不松手，倒像是我要欺负他。

没错，我就是要欺负他，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大反派竟然会害羞，真是活久见。

不过，鉴于他有伤在身，我也没有太过分，只打趣了几句，待他脖子也飞红一片之后，就大发慈悲的放过他了。

我背过身去将帕子打湿，听着后面窸窸窣窣半晌，他才有些不自然地开口：「好了。」

我「嗯」了一声，走过去与他互对而坐，面面相觑，忽然就有些不知该从哪儿下手，踌躇了好一会儿，才先给他擦了擦脸，慢慢下移到脖颈，再落至胸前，只见所到之处，俱是薄红泛染，炙热滚烫。

我手下动作顿了顿，犹豫一瞬，正要继续向下时，却猛地被他攥住了腕子。

他的体温像是烈火，圈圈缠绕住我的手腕，侵袭四肢百骸，扫荡每一寸脉络，几乎瞬时就让我的血液沸腾了起来，心跳也骤

然加快，咚咚地撞击着胸膛，几欲破体而出。

他凝视着我，呼吸起伏愈大，沙哑道：「……别擦了，我……我怕我……忍不住……」

他的声音渐次低了下去，说到最后恍若蚊吟，只眼神愈加专注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喉结微动，便倾身慢慢凑了过来。

周身的温度陡然热了起来，几乎燃尽了我的理智，让我僵在当场，分毫难动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越来越近，直到我的指尖先碰到了他的胸膛，被他火烈般的体温灼烫，轰地一下窜上我的脑门，我尖叫一声，丢下帕子便跑了出去。

「我是系统系统系统！无情无爱、无感无识的系统！」我一边狂奔，一边默念了几百遍，却还是难以冷静下来，一直到了湖边，脸上还是燥热，低下头看去，只见一张脸红得像是煮熟的虾子一般，红得透亮。

大家点赞太厉害了！

快把老子的意大利蜜罐端上来，下次更新把在座的各位都泡进去，不甜死不准出来！

看见有人说女主没名字，那我给她现起一个极富创造力的名字吧，就叫席桐好啦！（顶锅盖跑

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，陈纤儿终于答应和我出去踏青野营，而我，特意为她俩筹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，只待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

然而我失败了。

因为陈纤儿太聪明了，她一进营帐，看着露天星光的顶棚，瞅见摆嵌鲜花佳肴的桌面，还有三根精雕游云纹的红烛，心里立时就明白了我的意图，转身就走，拉都拉不回来。

我本来的想法，是沈净天先来，陈纤儿后进，然后一把将门锁死，谁都别想出去。

哪知道陈纤儿竟然还有提前到的习惯，让我的计划全盘泡汤。

这一出直接把我整颓了，一屁股坐下，正扶额叹气的时候，沈净天掀帘进来了。

他看着这一屋子惊喜还挺高兴，一双星辰般的眼眸里映进了暖橙的烛光：「这是你为我准备的？」

我快快地点了点头。

他唇角扬了起来，双目亮晶晶地瞧我，诚恳又真挚：「我很喜欢。」

我低低「嗯」了一声，依旧沉浸在被陈纤儿拒绝的郁闷之中，你喜欢有什么用？得你俩都喜欢，然后做下来吃了饭，再酱酱酿酿才有用好不好！

他却以为我是累的，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小脑袋瓜：「准备了这么多，很麻烦吧？」

我抬眸望他，他满面温柔，目色缱绻，带了些茧子的大手轻轻在我头顶摩挲：「以前从没有人为我做过这些，谢谢你。」

啊这……这让我有点愧疚。

于是我打起精神，拉他坐下，好好陪他吃一顿饭。

还真别说，醉仙楼大师傅的手艺真不错，让人越吃越开心，开心到我俩甚至谈起了心。

当然主要是他说。

而我虽对他的一切经历都熟稔于心，却从他口中听来仍觉稀奇。

明明是年幼时的颠沛流离，他却说幼年如何调皮；明明是年少时落拓难逃，他却说少年如何桀骜，不急不缓地娓娓道来，俱是儿时趣事，与至今的一路成长。

我静静地瞧着他，星光飒踏，烛光莹暖，他目中一片沉稳宁和，丝毫没有设定中催着他谋反弑杀的愤懑怨怼。

我忍不住暗暗感叹，这场景要是发生在他和陈纤儿身上，该有多好，没准我不日就能回去了。

这么想着，我不禁又有些烦绪，默默地努了努嘴。

他眼含笑意地瞧我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，托着腮倚在桌上：「我有一点小忧愁。」

他淡笑着凑近，一派循循善诱：「说来听听。」

我直言不讳：「我觉得你太不近女色了！」

他轻挑一挑眉：「我觉得，我有一点冤枉。」

「我一点没冤枉你！」一想起这些日子我拼了命地撮合，他俩却拼了命地不合，我的不满就唰地一下达到了顶峰，竹筒倒豆子一样宣泄道：「全京都都知道你是出了名的不近女色！」

他微弯唇角，饶有兴致地问：「那你算什么？」

我一时语塞：「我……我那不是毛遂自荐的吗？」

他明知故问：「毛遂自荐什么？」

我有些发恼：「毛遂自荐当你的小情人呀！」

他轻轻「哦？」了一声，不急不缓：「我怎么觉得一点儿都不像呢？」

「我……」我气势弱了一点：「我主要的工作还是给你拿布防图！」

他不置可否：「所以我接受了。」

「是，你接受了！」我甚觉他真是不开窍，直言道：「所以在天下打下来了，二皇子的皇位也坐稳了，你也是辽远将军慎王爷了，你是不是该……该近近女色了？」

他略略缄默，目光灼灼地凝着我半晌，眸色幽幽：「可以。」

我立刻来了精神，眼睛都开始放光：「可以吗？」

「当然。」他轻轻点头，微微弯唇，缓缓凑来，笑容越来越大，一张俊脸霎时盈满了我的双眼。

就在我觉得觉得距离过近想要后退的时候，只觉唇上骤然一软，他忽然探颈过来在我唇瓣啄了一口，像小孩子恶作剧成功一样，满目都是蓬勃狡黠的笑意：「亲到了！」

我怔怔定在那里，听着胸腔里噗通噗通如雷鼓震得的心跳，看着他从未有过的飞扬舒朗神情，只觉得月色与星光之中，有了第三种绝色。

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，陈纤儿终于答应和我出去踏青野营，而我，特意为她俩筹备了浪漫的烛光晚餐，只待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

然而我失败了。

因为陈纤儿太聪明了，她一进营帐，看着露天星光的顶棚，瞅见摆嵌鲜花佳肴的桌面，还有三根精雕游云纹的红烛，心里立时就明白了我的意图，转身就走，拉都拉不回来。

我本来的想法，是沈净天先来，陈纤儿后进，然后一把将门锁死，谁都别想出去。

哪知道陈纤儿竟然还有提前到的习惯，让我的计划全盘泡汤。

这一出直接把我整颓了，一屁股坐下，正扶额叹气的时候，沈净天掀帘进来了。

他看着这一屋子惊喜还挺高兴，一双星辰般的眼眸里映进了暖橙的烛光：「这是你为我准备的？」

我快快地点了点头。

他唇角扬了起来，双目亮晶晶地瞧我，诚恳又真挚：「我很喜欢。」

我低低「嗯」了一声，依旧沉浸在被陈纤儿拒绝的郁闷之中，你喜欢有什么用？得你俩都喜欢，然后做下来吃了饭，再酱酱酿酿才有用好不好！

他却以为我是累的，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小脑袋瓜：「准备了这么多，很麻烦吧？」

我抬眸望他，他满面温柔，目色缱绻，带了些茧子的大手轻轻在我头顶摩挲：「以前从没有人为我做过这些，谢谢你。」

啊这……这让我有点愧疚。

于是我打起精神，拉他坐下，好好陪他吃一顿饭。

还真别说，醉仙楼大师傅的手艺真不错，让人越吃越开心，开心到我俩甚至谈起了心。

当然主要是他说。

而我虽对他的一切经历都熟稔于心，却从他口中听来仍觉稀奇。

明明是年幼时的颠沛流离，他却说幼年如何调皮；明明是年少时落拓难逃，他却说少年如何桀骜，不急不缓地娓娓道来，俱是儿时趣事，与至今的一路成长。

我静静地瞧着他，星光飒踏，烛光莹暖，他目中一片沉稳宁和，丝毫没有设定中催着他谋反弑杀的愤懑怨怼。

我忍不住暗暗感叹，这场景要是发生在他和陈纤儿身上，该有多好，没准我不日就能回去了。

这么想着，我不禁又有些烦绪，默默地努了努嘴。

他眼含笑意地瞧我：「怎么了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，托着腮倚在桌上：「我有一点小忧愁。」

他淡笑着凑近，一派循循善诱：「说来听听。」

我直言不讳：「我觉得你太不近女色了！」

他轻挑一挑眉：「我觉得，我有一点冤枉。」

「我一点没冤枉你！」一想起这些日子我拼了命地撮合，他俩却拼了命地不合，我的不满就唰地一下达到了顶峰，竹筒倒豆子一样宣泄道：「全京都都知道你是出了名的不近女色！」

他微弯唇角，饶有兴致地问：「那你算什么？」

我一时语塞：「我……我那不是毛遂自荐的吗？」

他明知故问：「毛遂自荐什么？」

我有些发恼：「毛遂自荐当你的小情人呀！」

他轻轻「哦？」了一声，不急不缓：「我怎么觉得一点儿都不像呢？」

「我……」我气势弱了一点：「我主要的工作还是给你拿布防图！」

他不置可否：「所以我接受了。」

「是，你接受了！」我甚觉他真是不开窍，直言道：「所以现在天下打下来了，二皇子的皇位也坐稳了，你也是辽远将军慎王爷了，你是不是该……该近近女色了？」

他略略缄默，目光灼灼地凝着我半晌，眸色幽幽：「可以。」

我立刻来了精神，眼睛都开始放光：「可以吗？」

「当然。」他轻轻点头，微微弯唇，缓缓凑来，笑容越来越大，一张俊脸霎时盈满了我的双眼。

就在我觉得觉得距离过近想要后退的时候，只觉唇上骤然一软，他忽然探颈过来在我唇瓣啄了一口，像小孩子恶作剧成功一样，满目都是蓬勃狡黠的笑意：「亲到了！」

我怔怔定在那里，听着胸腔里噗通噗通如雷鼓震得的心跳，看着他从未有过的飞扬舒朗神情，只觉得月色与星光之中，有了第三种绝色。

我觉得……我有一点点喜欢沈净天。

可是我也觉得……我有很多点点想回家。

于是经过一番并不激烈的思想斗争，我还是觉得回家比喜欢沈净天重要。

所以我决定继续撮合他和陈纤儿，这次，我会用上我的杀手锏——自毁人设。

沈净天最厌恶勾心斗角，因为当年他母亲就是卷入内宫争斗冤死，也导致他流落民间多年，卑极辱极，由人践踏。

而我，只要变成他最讨厌的样子，衬托出陈纤儿的肤白貌美、温良纯善，自然就大功告成了个开头，之后再操作一番，便可水到渠成，触发男主保护女主的机制。

然而我的计划很完美，剧情却有它自己的想法。

第一次，我因为没有提前预估和彩排，才远远地瞥见沈净天的身影，就扬手朝陈纤儿打了过去。

然而陈纤儿低头倒茶，毫无察觉地避了过去，而我，则一巴掌拍在了她身后的木头桩子上。

所幸我只是做做样子，早在中途卸了力，打上去只是声音响，并不怎么疼，但还是引得他俩大吵一架。

沈净天说她打我了。

陈纤儿说她没打。

沈净天说打了。

陈纤儿说没打，并且灵魂质问他哪只眼睛看见了？

沈净天说两只眼睛都没看见，但是有听见。

陈纤儿反驳：“眼见为实，你没看见就是冤枉我，给我道歉！”

沈净天死拧着眉：“道歉就道歉！”

然后他十分诚恳地说了对不起。

而看着这两人小学生吵架、菜鸡互啄的我，默默地觉得十分地不忍直视，直接告诉沈净天是我尝试掌掴陈纤儿失败，才打在木头桩子上的。

谁料沈净天立即驳道：“我知道你善解人意，单纯仁良，但也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”

陈纤儿竟然还点头：“对，你没打我，不要乱说。”

我：你们真TM的都好讲道理哦！

第二次尝试，我手还没伸出去，就被陈纤儿照着脑门儿拍了一掌，正心虚诧异的时候，只见她掸了掸手心：“有蚊子。”

话音未落，沈净天不知从哪冒了出来：“啊哈！这次可被我看见你打她了！”

他才说到一半儿，陈纤儿也照着他的脑门儿来了一掌，然后举到他眼前让他看。

沈净天：“对不起。”

我：……难受。

第三次的时候，我做了万全的准备，连天气状况都考虑了，瞅准了陈纤儿拿着食饵临湖喂鱼的时候，伸手就朝着她推了过去，谁知刚巧有丫鬟叫她，她一偏身就刚巧躲开。

而我，径自朝湖里栽去。

然后又被及时拉了回去。

救我的，

不是沈净天，

也不是陈纤儿，

而是齐治桓！

以掐着我脖子的姿势。

我：……苦涩。

齐治桓手劲儿奇大，我瞬间就断了呼吸，脸憋得通红。

陈纤儿一下急了：“阿桓，你放开她！”

齐治桓极不赞同地拧眉：“她可是要杀你！”

陈纤儿解释道：“她素来顽皮，只是笑闹，不会真的伤害我。”

我：……惭愧惭愧。

齐治桓目光晦暗地看着我，语色冰冷：“我亲眼见她屡次三番欲加害于你，今日，便断了她这个念想！”

话音未落，他的指节已开始收紧，我只觉耳畔轰鸣，眼前阵阵发黑，心知如果身为系统被杀死在系统里，就会被自动毁灭，再无生机，可却因缺氧四肢瘫软，无论如何也生不起反抗的气力。

而陈纤儿更是一边急急让齐治桓放手，一边卯足的劲儿去掰他的手，奈何实力悬殊，犹如螳臂当车。

就在我马上就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突然一阵掌风袭来，以雷霆猛兽势攻向齐治桓心口，齐治桓下意识闪身躲避，而我只觉颈间骤然一松，便落入一个温暖宽厚的怀抱。

沈净天一手稳稳地揽住我，一边轻拍我的面颊，语色急惶：

“醒醒！桐儿！你别吓我！桐儿……看着我……桐儿……”

他叫了我好几声我才恢复了知觉，看着他的一张俊脸在眼前浓雾一般的黑点中渐渐清晰，甚觉死里逃生。

他见我眼中终于有了神采，这才大松一口气，轻声安抚了我一番之后，再转头看向齐治桓的目光就像燃了烈火，将双眸烧得如烙铁般炙红。

两人缠斗起来，袭向对方的招式都是不要命的打法，陈纤儿在一旁干着急，我也捏了把汗，直到看见沈净天渐渐占了上风，这才稍稍放下心来。

眼瞧着齐治桓不敌，步步后退，马上就要你死我活的时候，陈纤儿突然一把掐上我的脖子，同时又往我的手里塞了什么东西，拽着我的腕子抵在了她的颈间。

我定睛一看，嚯！是把匕首。

接着便听她道：“你们两个再不住手，我们两个就弄死对方。”

我：……你杀你自己，我是该说离谱，还是该夸机智？

但沈净天和齐治桓却立刻停了打斗，而我和陈纤儿也正要收回手的时候，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人，一把将我扯了过去，随即便有一把寒影影的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。

我转头看过去，只见一蒙面人对沈净天喊道：“放下兵器！”

沈净天看了一眼空空的两手：“我没兵器。”

蒙面人：“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又对齐治桓高声道：“大人，我来殿后，你先带小姐离开。”

齐治桓还没说话，沈净天已是铁青着脸嗤讽出声：“我只当镇北平西的远抚使大人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，却不想原来竟是一个拿女子当挡箭牌的孬种！”

齐治桓的面色也不大好看，对着蒙面人斥道：“放开她！”

“大人……”

“我说放开他！”

蒙面人虽是不忿，却依旧是松了手。

齐治桓面色坦然地对上沈净天凛然的目光：“我们，来一场光明正大的较量。”

我：废什么话！上啊！打啊！争女主啊！

我心里知道，齐治桓话说的虽然霸气，但在沈净天武力值赛高的设定下，他是无论如何也赢不了的。

一想到这里，我心甚慰，他总算有能在女主面前出出风头了。

然而眼见着最后一拳已经攻向齐治桓，马上就可以把他锤“死”了，沈净天竟然停手了！

他不止停手了，他还后退了一步，施了一礼：“承让。”

我：……？？？

齐治桓强撑着问道：“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？”

沈净天极为坦直：“既是比试，自然点到为止。”

神一般的点到为止！你们的情操都如此高尚吗？

沈净天又道：“齐大人是君子，刚刚没有伤害内人，在下铭感于心，亦该报之以桃李。”

我简直要被他们的高风亮节感动到了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对手？是死敌？是正反两派？

我正思索着如何打破这和谐的僵局，就见陈纤儿走到齐治桓身边，轻轻地拉住了他的手，对我道：“桐桐，放我们走吧。”

啊这……

见我迟疑，陈纤儿又说：“我知道你把我留在将军府，是为了保护我，但是现在，我已经找到了会永远保护我的人。”

她说着看向齐治桓，相顾无言，却情意脉脉，齐治桓的目中甚至有着微泪闪烁：“小姐……”

陈纤儿温柔地笑笑，拿出锦帕为他擦去唇角的血迹：“你从来都不说，但我都懂得。”

啊这……

走就走，怎么还虐狗呢？

可是如果放他们走了，沈净天和陈纤儿就完全没可能了，那我回去的路不直接断了吗？

正纠结着，却听沈净天道：“你们走吧，如今天下已定，再无转圜，所以……别再回来了。”

我一下就急了，脱口道：“不行！陈纤儿是你的！”

瞬间在场的人都愣了。

半晌，沈净天却笑了，一双桃瓣似的明眸柔情缱绻地望着我：“陈纤儿是她自己的，你才是我的，我也只要你是我的。”

我面儿上一热，便缄默下来。

本来只当他们是纸片人，为了能早日回家，才决意撮合。

但这些时日相处下来，却是收获了真挚的友谊和感情，明知他们彼此无意，难道还能只顾一己私欲，强行拉郎配吗？

我想，我是做不到的。

况且，即便任务失败，我不过是在这世界多留些时日，那便陪他一世又何妨？

陈纤儿走之前，将那支清光贵翠多宝灯笼步摇戴在了我的发间，那是当初沈净天送给我之后，我觉得抢男女主定情之物实在不妥，便转送给了她。

如今，她为我理了理碎发，温柔的如三月春光：“果然，这支发钗还是更适合你些。”

“后会有期。”她又说。

“后会有期。”

侍女说青楼花魁柳未雨找上门来的时候，裁缝正在给我量嫁衣的尺寸。

我听完急匆匆地就去了找沈净天，却被拦在了他书房的门外。

小将一脸为难：“夫人，将军说与柳姑娘有要事相商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”

我的杏眼凌厉地扬起：“我也不行吗？”

小将苦着脸连连求饶：“夫人，您也知道将军治军多严，就别为难小的了。”

我气得甩手就走，却没走多远又巴巴地转了回去，抓心挠肝地在书房外等了大半个时辰，柳未雨才从里面出来。

她见到我先是一愣，挑着眉冲我笑了一笑，便聘聘袅袅地离开了。

我没空在意她，推门进了书房，一眼便看见坐在桌后发愣的沈净天，他手里正握着一只双蝶玉坠。

这玉坠我记得，是他母亲良妃留给他的遗物。

当年良妃深受帝宠，却被构陷巫蛊后宫，先皇昏聩，听信谗言，遂厌弃于她，使她在冷宫中凄凉而亡。

但她深知皇后不会放过她的九皇子，死前拼命谋划，才将五岁的沈净天送出宫去，不想却被皇后察觉，追杀而上。

虽然沈净天最后侥幸逃脱，但护送之人却全部惨死在杀手刀下。

就在他迷于丛林三天三夜，饥寒交迫，性命垂危之时，被一对刚做完农活的夫妇所救，这才捡回一条命。

只是后来在沈净天十三岁的时候，他去集市走贩，皇后的人找上门来，养父母因不肯说出他的下落，双双惨死，只有十岁的

妹妹躲在炕洞里逃过一劫。

然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他与妹妹一朝走散，再难寻迹。

而这只双蝶玉坠，是当年他亲手戴在妹妹脖子上的。

可是他妹妹后来却惨死在山匪手下，再无缘相见。

如今玉坠又回到了他的手里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知道了一切。

我心里也为他难过，便走过去抚了抚他低垂颓丧的脑袋，他缓缓抬头，表情有些茫然，见到是我，目光却在一瞬间温柔下来：“你来了。”

他将我拉坐在怀里，将毛茸茸的脑袋凑过来，下巴抵在我的颈窝，缓缓吐息，刚刚周身萦绕的躁动在一瞬间都变成了平和安宁。

我轻轻抱住他，缓缓抚摸他的背脊：“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存在的。”

他目色极为动容地望着我，默了默，开口道：“我找到了我妹妹，她说当年养父母死之前，将她的终生托付于我。”

啊？她没有死？她怎么会没有死？

这不科学。

我的手心在一瞬间变得冰冷，只觉骨头缝里都冒着寒气一般，艰涩开口：“所以，你要遵从养父母遗命……娶她？”

我创造了他，我亲手写下的他的性格和经历，我自然知道养父母对他来说有多重要，比他的命还重要。

“怎么会。”他一把抱紧我，轻吻了吻我的发丝：“我只要你，即便会因不孝不义下地狱，我也只要你。”

我怔然地望着他：“你……你要为了我……违背你养父母的遗愿？”

他将我凉冰冰的手握紧塞进心口暖着，静静凝视我半晌，慢慢笑了出来：“我想，他们一定是希望我和妹妹幸福才会有此嘱托，所以也一定会尊重我们的决定。”

我心头骤暖，极为感动地反握住他的掌心，看着他目色微动，棱角分明的脸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唇瓣便覆上一团绵软。

【完结】

立一个甜甜的番外flag，更了评论里踢~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